

比較朱自清的背影與琦君的髻

淺論現代散文進步了沒有？

林瑞美

一、前言

政府遷臺以後，儘管新文藝作品呈現一片朝氣蓬勃，但對作品的成就、價值，大夥兒還是多以「懷疑」的眼光看它，尤其在散文方面，誠如余光中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裏說：「二十年來，臺灣的詩和小說都已創出了新局面，只有散文，水準雖然整齊，創新却嫌不足」。因此，凡是談論散文，屬於「燦爛華麗」的，便推出徐志摩，「平淡樸素」的，便以

朱自清爲代表。

爲什麼有這種觀念？大概一則確定現代散文毫無進步，所以新文藝唯「三十年代」作品爲美；再則或許「未蓋棺」而不敢「論定」，同時代作家，批評太好有「捧」、「媚」嫌疑，真正出於自己的觀點「稍作批評」，可能惹出一場激烈的筆戰，轉而人身攻擊，落個「文人相輕」之臭名。昭明太子編文選，不入當代文章，「良有以也」！撇開「未蓋棺不敢論定」的理由，就第一觀點，談談現代散文是否進步了。

二、選定「背影」與「髻」作比較的原因

夏志清先生在「書評書目」二十一期的書簡中說：「……總覺得我自己小時候在學校裏讀『背影』，時隔四十年，國內的中小學生好像還在讀『背影』。編國文教科書的諸公實在太忽視當代臺灣散文家的成就了，比『背影』更真摯動人的文章有的是，還爲什麼一定要挑這一篇？……用不着當它爲中國散文的代表作來代代傳誦。」

朱自清的背影，歷來多得好評，幾乎有口皆碑，極少像夏先生的口吻出現，試想國中的教師們看了會有什麼感想？對學生如何交代？

夏先生又說：

「林海音把『純文學散文選集』寄我後，我把琦君的『髻』重讀了，覺得寫得實在好。假如歸有光的『先妣事略』可以傳世，『髻』實在應該傳世。」

因此，筆者就以朱自清的「背影」與琦君女士的「髻」分析比較，以窺端倪。

三、關於「背影」

1. 「背影」的作者

朱自清，字佩弦，一八九八年生於江蘇都縣。民國九年，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畢業。民國十四年至三十七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、主任。休假期間遊學歐洲，三十七年逝世北京。他的著作不少，散文有「蹤跡」、「背景」、「你我」、「及歐遊雜記」、「倫敦雜記」等（近來以「朱自清全集」彙集爲多）。一般認爲他的散文清麗細膩、活潑生動、結構嚴謹。而對古代典籍解題，如「經典常談」及國文「教學指導」等書，能深入淺出。（錄自古今文選）

2. 「背影」的內容大綱

背影是作者離開父親兩年後的回憶。共分七段：一段開門見山，說明離別時間及難忘父親的背影。

二、三段寫不幸的家庭變故，祖母死，父親失業，賣田地、當產業、責任重。

四、五兩段，作者渡江到浦口，雖年已廿，父親還是不放心，非得親自送行。作者以父親和人講價錢及再三叮囑「路上小心」「夜裏要警醒」等，暗笑父

親的「迂」，繼而對父親體貼入微的愛有了感激，最後歎自己的不是。

六段寫父親穿過鐵道到月台的柵欄外爲兒子買橘子，肥胖吃力的動作，蹣跚的背影令作者永遠難忘。

末段再寫父親對作者的惦記，感慨聚少離多。

全文目的在寫父子天倫之愛，他們父子一同回家，料理喪事，計劃家務、應該有許多事可記，但作者選了自己最受感動的浦口送別一幕，寂寞黯淡的離別裏，父子的表情應該很多，作者側重在兩次看着父親的背影感動流淚，濃厚的感情油然而見。

3. 「背影」的好評

向來對「背影」的好評很多，大概不外有下列諸點：

(1) 文筆洗鍊，結構嚴密

——這篇文章通體乾淨，沒有一句多餘的話，也沒有一個多餘的字眼。（容紹昇「背影的欣賞」）

——「背影」用字之經濟，已到不能再減一字的境地。

——全文從頭到尾，一氣呵成，段與段間如鐵環

相扣。（以上季薇「散文研究」）

(2) 真率自然的描寫

——由日常瑣事很自然地說出來，沒有一句刺耳的話，表現得很美——很醇厚的美。（季薇「散文研究」）

(3) 表現天倫之愛

——「背影」所以爲一篇傑作，爲多數人所愛讀，因爲他表現了神聖的天倫之愛。（容紹昇「背影的欣賞」）

——以平實的筆觸，有血有肉的刻劃了一個慈父的典型，使讀者親切地感到骨肉人倫之愛，是一種最純潔、最真實、最崇高的愛。（季薇「散文研究」）

(4) 反映社會時代

——反映民國初年的社會、工商業不發達，經濟不景氣……。（季薇「散文研究」）

(5) 處世哲學

——現在重新再來讀的時候，由於年齡增長的關係，除了平易親切之外，又多了幾層瞭解——起碼在人情世故的觀點來看，作爲一個人，人的責任是莊嚴的：（一）承先啓後，仰事俯恤，對尊長少不得一個孝字

，對小輩少不得一個慈字。(二)立身處世治事，總需謹慎誠正，玩世不恭是一忌，草率馬虎也是一忌。(三)作為一個人，最可貴最值得驕傲的是，不作寄生蟲；應自食其力。(季薇「散文研究」)

然而，夏志清先生却不這麼認為，就以「匆匆」首段來說，他評「文品實在太低」，「荷塘月色」全文評「美得化不開」，讀了實在「令人肉麻」，即使「背影」，他以爲：

「虧得胖父親上下月台買橘子那段文字寫得好，否則全文實無感人之處。」

夏先生的批評重在文字技巧方面，忽略了作者「時代」，亦即文學史上的價值。在情境上，「背影」是主觀濃郁的感情，「髻」則爲較客觀冷靜的回憶，二種感情，各有優點。讓我們先談琦君的「髻」，再作比較。

四、關於「髻」

1. 「髻」的作者

琦君女士，本名潘希真，浙江永嘉人。一九一八年生，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。著有「繡校室八小

時」，「紅紗燈」、「琦君小品」、「煙愁」、「三更夢書當枕」等。

2. 「髻」的內容大綱

「髻」是作者以髮髻懷念母親，描述母親一生，並領悟歲月無情；凡事淡泊些，不對俗事斤斤計較。共分十三段；

一段回憶母親年輕時，白天愛把青絲盤成螺絲似的尖髻，晚上則放下掛在背後；作者挨著母親睡，聞著髮油香與油垢味，雖難聞，却有母親陪伴的安全感，便呼呼入睡。

二段描寫家鄉鄉下「土規矩」，每年七月初七，女人才能痛快洗頭，當頭髮披散下來時，有些美得如天仙，有些却似醜八怪。作者憶起母親有烏油油的柔髮，飄在白嫩的面頰，極爲俏麗，並盼望遠遊的父親回來時讚賞一番。

三段，作者父親回來了，沒有買水鑽髮夾送母親，反而帶回一位皮膚比母親細白、柔髮比母親烏亮，梳個時髦的橫愛司髻的姨娘。

四、五、六三段搬到杭州後，作者父親交遊較廣，常需與朋友會面，母親不善交際又不會打扮，作者

用姨娘時髦摩登的橫愛司髻與母親老太太式的「鮑魚頭」作極端對比，使得父親對姨娘不時偏過頭來，眼神全是笑，對母親老古董的鄉下太太，直皺眉頭，連包梳頭的劉嫂陳嫂也不例外。

七段，作者代替包梳頭的陳嫂，每天替母親梳最簡單的鮑魚頭，也發覺了母親的愁緒。

八、九、十段，作者出外讀書，傷感母女聚少離多，母親病老，父親死，連使母親一生鬱鬱不樂的姨娘也不再當年的風姿，二個女人不再仇恨，反而患難相依。

十一、十二段寫來台以後，母親已去世多年，作者與姨娘住在一起，姨娘當年如雲的青絲漸漸落去，垂垂老矣！作者頗有母範，不記仇，奉姨娘為母。

末段，作者以歲月不饒人，而悟及世俗的一切不要太斤斤計較。

五、試以「背影」的優點評「髻」

1. 文筆洗鍊、結構嚴密

「髻」的文筆流暢，字詞的洗鍊技巧要比「背影」

「好得多。

夏志清書簡說：

「文中作者流淚的次數太多了。短短兩頁裏，朱自清『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』；看見父親的背影，『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』；父親走了，『我的眼淚又來了』。文末，還得『在晶瑩的淚光中』，讀父親一封信。最後還得嘆口氣，『唉！我不知何時能再與他相見！』……」

此外，更可以下列幾點看出：

(a)「背影」連標點在內只一千四百二一字，全文共用了二十八個「了」字，詞尾多顯得鬆散。例如：

祖母死「了」，父親的差事也交卸「了」。

父親還「了」虧空，又借錢辦「了」喪事，

一半為「了」父親賦閒。

頗躊躇「了」一會。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，

北京已來過兩三次，是沒有甚麼要緊的「了」。

他躊躇「了」一會……我們過「了」江，進「了」

車站。我買票，他忙著照看行李，行李太多「了」……

我的眼淚很快地流下來「了」。我趕緊拭乾

「了」眼淚。

他已抱「了」朱紅的橘子望回走「了」。

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，再也找不着「了」，我便進來坐下。我的眼淚又來「了」。

「子」字也用得不少，如：

他肥胖的身「子」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

「子」。

如果說「背影」一字也不能再增減或洗鍊，似乎有待商量；「髻」的「了」字雖也用得不少（三十八個），不過「髻」的篇幅要比背影多出一倍左右（二七四四字），尤其要注意的是，「背影」的「了」字經常在同一句子或上下句中出現，「髻」的「了」字，就沒有這毛病；上下句重覆之處，文中只有兩句：他不時用拳頭捶着肩膀說：「手酸得很，真是老了。」老了，她真是老了。

雖同時連用三個「了」，却不令人有鬆散感，後面兩句「老了，她真是老了」的重複，為的是「加強語氣」感歎歲月。又如：

一轉眼又是十多年了，我也早已不年輕了。

這也是感慨的加強，這和「他已抱『了』朱紅的

橘子望回走『了』」、「再也找不着『了』」，我便進來坐下。我的眼淚又來『了』」的「了」字絕不相同。「背影」的「了」字，讓人感覺是筆隨興到，有些隨便；「髻」的「了」字，却是經過修飾後用的。

(b)技巧的比較

「髻」文提到「年輕」、「漂亮」常用很技巧的方式，明析刻劃層次等級。

作者以「五叔婆」洗過頭後，墨炭沒了，亮著禿頂，只剩腦後勻一小撮頭髮飄在背上，而母親烏油油的柔髮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，「美」便被襯托出來了；然而，當「姨娘」出現時「一頭如雲的柔髮比母親的還要烏，還要亮」，小丫環輕扇著輕柔的髮絲，「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」，一層層比較，安排母親於「不卑不亢」的地位。

一層層的比較也見於「年輕」。母親沒有姨娘的年輕，作者長大成婷婷玉立的少女時，姨娘的風姿漸減，老態已顯，等到作者自己子女長成，也感慨歲月不饒人了。

這種明晰比較刻劃層次等級的技巧。在「直述其事」的「背影」中是見不到的。

(c) 內容的轉折

轉折方面以第二段和第三段最具代表。

第二段見母親難得洗一次頭。烏柔的秀髮飄在白嫩面頰，好美，作者安排一段「假想」，假想父親回來一定加以讚賞，第三段便來個「意外」：

——父親不久回來了，沒有買水鑽髮夾，却帶回一位姨娘。

第二段的「假想」非常妙。讓讀者先入「圈套」，再給個意外。此外。當作者父親去世後，母親應當「恨」姨娘，但又意外地表現出「相依為命」，令人感動異常。

2. 真率自然的描寫

平淡無奇，却含蓄至理，素淡樸拙中見其秀美，是「背影」的醇美處，亦即以真情描述，不無中生有，不因文造情；這一點，「髻」和「背影」相同；在琦君自己給夏先生的書信中談到：

「我只憑『真』字來寫。」

另外，沉櫻編的「散文欣賞」中也選錄了「髻」，張秀亞在其首頁寫「關於『散文欣賞』」提到：

「就如『散文欣賞』中的諸篇，也許風格不同，但其中每篇自有真趣，以其有作者的眞性情，眞面目在」。

「髻」文中，關於母親的鬱仰，父親的納妾，迷惑姨娘年輕漂亮，姨娘的爭寵，母親的老實相，忠實寫出。父親死後，母親不再有恨，反而與姨娘相依為命，作者在二老去世後，也奉養了姨娘一段日子，真率自然寫出，眞令人感動。

再者，「背影」多用直述、記述手法，而「髻」的修飾詞、形容詞彙加多了，比喻技巧也高明不少；換句話說，「背影」確實「平淡樸素」，而「髻」平淡樸素中融合一些「燦爛華麗」的文辭以見眞情，例如：

亮麗的方面——螺絲似的」、「跟葡萄仙子一樣」、「烏油油的柔髮却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」、「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著她白嫩的面頰」、「水鑽髮夾」、「翡翠耳環」、「兩鬢像蟬翼似的」、「如雲的柔髮」、「橫愛司髻」、「鳳凰髻」、「羽扇髻」、「同心髻」、「燕尾髻」、「琅琅的笑語聲」……。

悲淒方面的——「一把小小黃楊木梳，再也理不清母親的愁緒」、「一陣陣酸楚」、「稀稀疏疏的幾根

短髮剪去了」、「淒淡的月光裏，寂寞地掉著眼淚」、「深秋的夜風」、「憐憫」、「淡泊」、「絲絲白髮」、「垂垂老去」……。

平淡樸素的真情又能融合亮麗文詞，直述之外增加形容詞彙，這是文字技巧的進步。「背影」就只有「買橘子」那段帶不少形容修飾詞彙，無怪乎夏先生說：「虧得胖父親上下月台買橘子那段文字寫得好」……。

3. 表現天倫之愛

不可否認的，「背影」主題在描寫人倫道德及親子之愛，作者選擇了浦口送別一幕，不從正面歌頌父愛如何偉大，反而由反面下筆，並且對父親體貼入微、叮囑再三起先很幼稚的表示討厭，繼而感激父親的愛，最後反省感慨自己的不是表示懺悔，看似平淡，却深刻表現作者曲折、複雜的情感，透出作者誠實本性。所謂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，讓讀者也有反省自己的機會，我們受惠於父母，但我們所能報答父母的有多少？

「髻」的作者，雖對母親懷念，但較為客觀冷靜，頗有傳記母親一生的味道，這和「背影」捉住剎那間描繪濃厚的父子感情不同。在感情的濃度上，「背

影」較為成功，但因「髻」的客觀冷靜，它表現的「愛」是「寬闊」的，作者先以「淡泊」崇其母親，父親逝世後，再以「以德報怨」——對姨娘不記恨，反而相助——讚其母親，來台之後，作者奉姨娘為母，這種承受母親的美德，正是對母親最高、最深的懷念。

4. 反映時代

如果說「背影」反映民國初年經濟不景氣時代（大概也包括長袍馬褂的服飾）。那麼，「髻」反映時代要更深刻一點，它描繪了：

(1) 一夫多妻制的舊社會，納妾習俗，視為理所當然，元配夫人難作，為妾的競相爭妍取寵，也不好當。

(2) 在(1)的情況下，男人常迷惑於年輕漂亮的女人，對於含蓄的美德反不在意，頗類似中國古典愛情小說「陳世美」式的趣味。

(3) 描繪了稍為富有中國式家庭：小丫環的服侍；臥紫檀木榻床上，端著水煙筒嘆嘆地抽著；及請包梳頭的嫂子，為夫人們梳頭化裝。

(4) 陳姨被刻劃成典型的三姑六婆，這類人物在中國舊社會家庭中，屢見不鮮。

(5) 鄉下的老規矩，土得可愛，又愚得可憐，每年

七月初七才能洗一次痛快的頭，以現在眼光看來，真不可思議，一星期沒洗頭，頭皮就幾乎被抓痛了，老一輩子，真够耐力。

以上幾點，不難看出，反映時代背景這一點，「髻」要比「背影」深刻多了。

5. 處世哲學

關於「背影」表現處世哲學，季薇先生分析得極為詳細，所謂長慈幼孝，治事謹慎誠正，不作寄生蟲等。「髻」給人的感受，又是另一面，它用「歲月不饒人」說明人生有限，警惕人們，凡事不應斤斤計較，要有寬敞的心胸去處世待人，「背影」處世哲學不很明顯，但也可看出端倪；而「髻」處世哲學非常明晰，幾乎與懷念母親同為兩個大主題，末段有：

「這個世界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，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？」

便是一證。「背影」的處世哲學較屬於儒家的，而「髻」則較接近道家佛家，稍帶一些（人生有限的警惕）儒家味。

六、結論

由「髻」與「背影」的比較，可以肯定現代散文的技巧的確進步了。我們不能忽視這種進步，老捧着三十年代作品不放，這一點是夏先生的高見。但是夏先生打「背影」入冷宮，却顯偏激，忽視了「背影」的時代性。不錯，文學是進化的，但開創文學的先輩們及其作品，永遠有應得的功勳及應佔有文學史上的一席地位。「背影」是「白話散文」萌芽期的代表作——想想，那時候的文章有幾篇能比得上「背影」感人？——不能因為有了後來居上的（髻），便拋棄現代散文的前輩們（背影）。就如：不能以「文心雕龍」的成就大於「典論論文」，就否定「典論論文」的價值一樣，而且「背影」主觀濃厚捉住剎那間的感情，與「髻」客觀冷靜寬闊的感情，二者給人的感受，各有千秋。國中課本不需要再讀它（背影）？我以為「當然需要」，一則它適合國中程度，樸直的描述，又含真情，容易了解、吸收、感受；一則它自有文學史上的里程價值，教師教這一課時，如果能告訴學生，「背影」是屬於現代散文「草路藍縷」的寫作時代，再於次幾課能夠選上現代散文一篇，互作比較，以明源流，不是挺好的嗎？